



最近在一個支持楊安澤的微信群里看到這樣一段話(大意),覺得特別有意思。

“你得相信,人跟人有很大的不同。有個華人朋友(已經快是過去時啦)跟我說不選楊安澤,因為被華人黑的時候太多了。我最終想明白了,他自己不就是那個黑華人的華人嗎?”

我們固然不能僅僅因為一個人是華人就支持他,但更不能因為他是華人就反對他。我們首先要去瞭解他(她)。

我今天要講的一個華人,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華裔國會女議員,已經連任6屆,在位10年,還是強大的國會亞太裔議員團(4個參議員+57個眾議員+2個美國管轄區代表)的主席。她就是Judy Chu,趙美心。

記得前幾年,尤其是2018年中期選舉之前,在華人圈,尤其是微信里,有一股攻擊抹黑華裔國會議員的風潮,有些華人似乎要竭盡全力把碩果僅存的幾個華裔議員拉下馬。

結果,在2018中期選舉中,孟昭文(Rep. Grace Meng, D-NY)、趙美心(Rep. Judy Chu, D-CA)和劉雲平(Rep. Ted Lieu, D-CA)等國會現有的三名華裔衆議員皆順利高票連任。代表加州第27選區的民主黨衆議員趙美心,更是以78%的高得票率輕鬆擊敗對手。可見這些華裔議員都有很強大的民意基礎,某些華人不應該誤判形勢、逆勢而為。

話說來自加州的趙美心,乃是美國第一位華裔女性聯邦衆議員。她2009年首次(特殊選舉)當選後,一直連任到現在。在進入政治之前,趙美心曾經想做一名計算機工程師。而隨着美國七、八十年代亞裔民權運動的興起,她決定從政。。。

從數學到政治

美國加州的洛杉磯,是亞裔移民最早,現居人數最多的城市之一。這裏正是趙美心出生長大的地方。

趙美心說:“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參政。事實上,我以為我會成為一名計算機專家。這就是為什麼我在大學(UCLA)選擇了數學專業。後來我修了一門亞裔美國人研究課程,這門課打開了我的視野,它像是在我的頭腦中閃過一束光。因為我發現,幫助亞裔美國人真正獲得平等才是更重要的。”

趙美心1953年出生於加州。她認為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亞裔在美國社會的形象沒有獲得充分的表現。

趙美心說:“我在成長的過程中並不為自己亞裔的身份感到驕傲,因為在一些比較明顯的領域,缺乏足夠的榜樣,比如在電影或電視里,還有其它地方都是這樣。我認為這需要改變,不應該這樣。”

但這並不是促使趙美心決定從政的關鍵事件。她說:“一直到蒙特利公園市出現反移民的獨尊英語運動,我才真正覺得需要出來競選公職了。”

蒙特利公園市(Monterey Park)位於加州洛杉磯地區,是趙美心現在所代表的選區內的城市之一。1985年蒙特利公園市議會試圖推行一個議案,要求居民在此地區內只能使用英語,被稱為獨尊英語(English Only)風波。在此之前,美國移民與國籍法兩次修訂,放寬了移民的配額和限制,大量華人移民到美國,尤其是加

州沿海地區。蒙特利公園市議會的這個議案正是大量外來人口和本地居民發生文化碰撞的一個案例。

趙美心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當時我們有成千上萬人簽署請願書去阻止那個議案。但這件事以後,我清楚的認識到,市議會並不代表整個城市。所以我就決定參選(市議員)。這開啟了我競選公職的生涯。”

趙美心在2016年出席了蒙特利公園市的100周年紀念。而出面協調並平息蒙特利公園市的獨尊英語運動,正是她政治生涯的起點,從1988當選市議員到2001年她進而出任蒙特利公園市長。2001至2009年,她擔任加州眾議員和加州平稅局委員。隨後分別代表加州第32和27選區任聯邦議員至今。

亞裔身份

趙美心說亞裔身份讓她以族裔融合為榮,她關切選民的種種困難,尤其是少數族裔的遭遇。

趙美心說:“他們申請親屬到美國來,但在長達10年或20年之久的等候名單上,這是非常令人傷心的。因為如果說一位奶奶申請她成年的兒子過來,可能需要幾十年,等到申請獲批的時候,她可能都不在人世了。”

而留學生因簽證限制在美就業困難的問題也是趙美心的關注點之一。

“他們從海外來,在我們的大學學習,表現非常好。但是我們卻在流失我們國家自己培訓的人才,因為我們沒有足夠多的H1B簽證。”

2013年,趙美心與其他四位國會議員聯合推出邊境安全、經濟機會和移民現代化議案。議案規定根據申請者的學歷、工作背景和技能實行積分制綠卡,並加速親屬簽證申請過程,處理積壓案件。

趙美心也曾在2012年對美國國會審議高技術綠卡(STEM)提案投反對票,引起華人留學生群體和美國當地華人社區的不滿。這項提案為STEM高等學位畢業生提供5萬個綠卡名額,但卻是以取消5萬個綠卡抽籤名額(Diversity Visa Program)作為交換條件。

趙美心當時的解釋是,共和黨的STEM提案為了增加高科技移民名額,犧牲多元化移民名額(即綠卡抽籤)。美國作為移民國家,不應為一部分人開啟大門的同時,對另一些人關上門。

筆者未必完全同意她的解釋。但是她作為國會衆議員(或稱民意代表),代表加州27區,就必須反映該選區選民的意志。她連續高票當選連任,就說明瞭這一點。

社區榜樣

趙美心的成功對選區內的女性是一種鼓勵。拉莫斯女士是21世紀房地產公司洛杉磯地區的一名銷售代表,她在2016年4月榮獲了趙美心頒發的年度杰出女性獎。

拉莫斯說:“我當時正在探索内心新的高度。在得到這個獎後,我覺得重要的是要達到

國會議員趙美心

一個不同的程度和高度,以不同的方式幫助人,讓自己更強大。我希望能夠帶領其他男女、其他家庭,讓他們的生活發生變化。”

拉莫斯除了做本職工作以外,還在社區里擔任很多職位,並大量參與志願者服務,幫助老人、女性和孩子。這也是趙美心推崇的理念:給需要幫助的人力量,成為他們的嚮導,讓他們能獲得美好的願景。

趙美心說:“我以前就沒有這樣的願景,我花了很長很長的時間,才建立起願景。社會規則實際上會歧視某些群體。這導致這些群體受到抑制和壓迫,讓他們無法有更高的夢想。”

趙美心鼓勵年輕人,尤其是少數族裔,要瞭解並參與政治。對於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華裔參政,她以自己的經驗提出建議,鼓勵參選人貼近社區,真心傾聽選民的訴求。

自2009年當選國會議員入駐華盛頓以後,趙美心說只要沒有緊急事務,她每周定要回到洛杉磯的選區,不僅為家人,也為當地的選民。

“我仍然在堅持這樣做,”趙美心露出了爽朗的笑容。當被問及感受時,趙美心說:“這確

方陪審團裁決約翰斯和奧羅茲科無罪。準下士賈科比最初被指控攻擊、違反合法秩序、威脅,他對攻擊指控認罪。他被關禁閉一個月,並降為一等兵。

美聯社報道說,在2012年2月奧羅茲科軍事法庭受審期間,辯護律師梅耶告訴陪審團說,海軍陸戰隊只是想讓廖梓源值班時不睡覺,保證基地安全。

梅耶還說,如果為了維持秩序和紀律,奧羅茲科得到授權,可下令海軍陸戰隊員進行體力活動,比如俯臥撐;他沒有惡意,那種訓練也沒有超出海軍陸戰隊員的體能。梅耶還說,“我們不允許海軍陸戰隊鬆懈,因為我們需要相互關心。”

趙美心說,廖的家人感到正義沒有得到伸張。“陪審團審判期間我就在那里,我看到軍方在這一案件上完全沒有誠意。軍方的態度就是欺凌肇事者受到的懲罰已經足夠了。”

趙美心回憶起外甥的往事之後說,他特別想到海軍陸戰隊服役,想為國家效力。

廖梓源之死及其隨後的審判結果引起公衆關注,有着同樣故事的家庭開始同趙美心聯繫。

趙美心說,“軍中欺凌太不受關注,全國各地所有這些人能做的就是給我打電話。”

對審判結果和同類事件處理都感到不滿的趙美心開始提出法案,推動國防部改變現行的跟蹤和起訴欺凌案的做法。筆者認為,美國的軍方勢力非常強大,雖然貴為國會議員,趙美心所能做的也有限。

美中關係看法

在2012年9月的民主黨代表大會上,趙美心上台發言,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少數族裔實現美國夢的故事。

趙美心說:“多年前我祖父來到美國,他身無分文,只有努力工作的決心。兩代人以後他的孫女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華裔女議員。”

Judy at 2012 DNC

趙美心作為國會當時唯一的華裔議員,人們自然很關心她對美中關係的看法。她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說,國會中對中國存在比較極端的看法,比如中國威脅論。

趙美心說:“有些國會議員關於中國會講一些非常極端的話。我對此很擔憂,因為他們是民選官員,所以他們說這樣的話民衆會相信。但是這根本不符合事實。中國雖然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但仍落後於美國,至於人均收入和美國相差就更遠了。所以說中國構成威脅是錯誤的。”

趙美心認為應該用平衡的眼光看待美中關係。

她說:“我願意尋找美中互惠的方法,也要尋找讓這個雙邊關係改善的方法。我們必須對雙方關係採取謹慎態度。我希望更多的國會議員這樣做。我覺得如果他們能親自到中國去體驗一下,也許會發現人們對中國的看法很多其實是偏見。”

當然這是6年前的採訪記錄,也許時過境遷,趙美心對美中關係的看法有所變化。尤其是現在的美國政壇,政客都想站在國家利益的制高點,對外強硬是新的政治正確。誰要講一句中國的“好話”,就會被各方聲討。拜登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前些日子美國前副總統拜登就說了一句“中國不是美國的對手”,意思是中國想作爲美國的對手還有點距離,結果就被罵的狗血噴頭。估計現在趙美心和其他華人議員都不會輕易出來對美中關係表態,大家應該諒解。

在美國,民選議員要比任命官員難得多,權力也大得多。因為他們沒有上司,他們的老闆就是他們選區選民手上的選票。趙美心作為國會議員,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力遠超作爲交通部長的趙小蘭。中國國內的人和媒體不太瞭解這一點,趙美心在中國包括海外華人圈的名氣反而遠不如趙小蘭。這是比較有意思的,也是筆者在網上收集資料,要把趙美心隆重介紹給讀者的原因。謝謝大家!

Original: 殷余民 APAPA 俄亥俄



實很累,但是我知道會被人們認可。”

外甥軍營自殺

趙美心1953年出生於加州洛杉磯,是四個兄弟姐妹中的老二。她父母來自廣東江門新會,1948年移居美國。趙美心1978年結婚,丈夫伍國慶(Mike Eng)是前加州州議員,他們沒有孩子。而她的遠房堂嫂共和黨人趙譚美生(Betty Tom Chu),也長期活躍于加州政壇,擔任過蒙特利公園市議員、市長,還作爲對手在2009年競選過趙美心的國會議員位置。

趙美心的外甥廖梓源(Harry Lew)曾任美國海軍陸戰隊準下士,在阿富汗服役期間站哨時打瞌睡,被戰友暴力欺凌3個半小時,不堪羞辱而于2011年4月3日持槍自殺。趙美心稱其外甥是一名愛國的士兵,並表示須將加害者繩之以法。

據《洛杉磯時報》報道,作爲海軍陸戰隊準下士的廖梓源2011年3月首次到阿富汗,被分配到赫爾曼德省高拉吉基地。

他分到一個新步兵班在第一個值班的晚上就睡着了。廖梓源在隨後兩星期內又在值班時2次睡覺。到4月2日,他被發現第4次值班期間睡覺時,一名上士告訴他的戰友“同事應當教訓同事。”

軍方調查報告稱,那天晚上隨後3個半小時期間,廖梓源被迫全副武裝、背着靴子做俯臥撐。海軍陸戰隊時報根據那份報告所做的報道說,廖梓源遭到拳打腳踢,還被迫去挖6英尺深的散兵坑,以便在他值班時站在里面。還有軍人告訴軍方陪審團,有人將一袋沙子倒向他的鼻子和嘴巴。

2011年4月3日凌晨3點43分—暴力欺凌結束之後22分鐘—廖梓源蹲到同事強迫他剛挖好的散兵坑,在胳膊上潦草留言:“也許(你們)會恨我,但從長遠看這是正確選擇。。。抱歉,媽媽應當知道真相。”

他隨後將槍口對着自己的嘴巴,扣動扳機。他本應當幾個月之後回家。

對於家人和姨媽,那是個晴天霹靂。趙美心後來在國會山接受採訪時說,“我們做夢也沒有想到他會因爲欺凌而結束生命。。。自從梓源去世之後,我們走了很長的路。”

三名海軍陸戰隊員受到起訴。上士約翰斯被指控欺凌和失職。準下士奧羅茲科被指控攻擊、殘酷、虐待、失職和違反合法秩序。

海軍陸戰隊夏威夷卡內奧赫灣基地的軍



Harry with His Family